

# 死刑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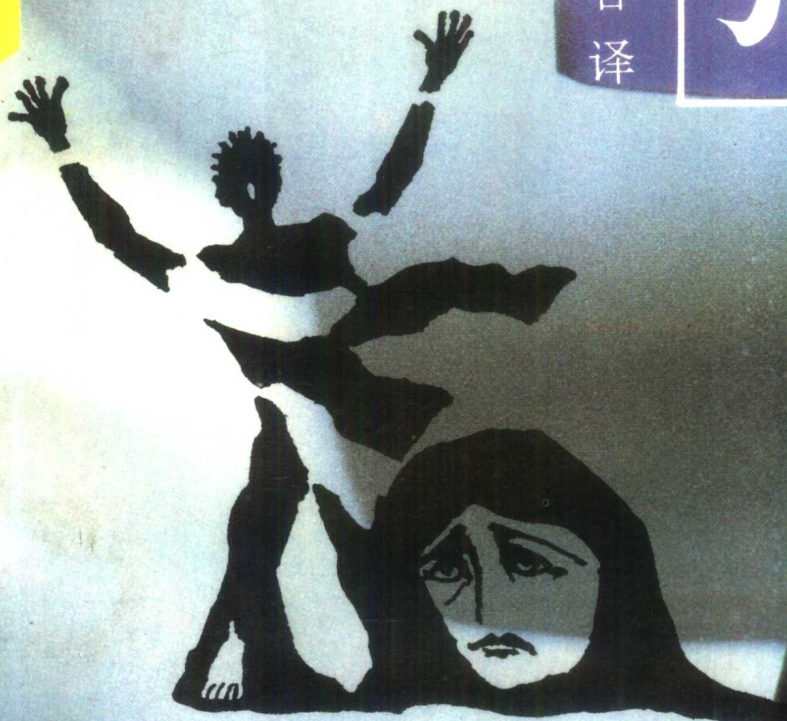
● (日)加贺乙彦 著

包容译

上

群众出版社

本书获日本文学大奖



# 死刑犯 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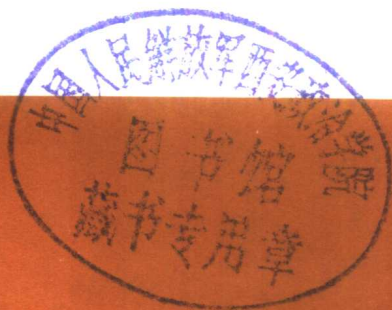
(日)加贺乙彦著·包容译

群众出版社·一九九三年北京

# 死刑犯 下

(日)加贺乙彦著·包容译

群众出版社·一九九三年北京

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日文原名《宣告》加贺乙彦著

©加贺乙彦 1979 年

日文原版 1979 年发行

中文版权经日本著作权输出中心获得,加贺乙彦认可。

技术设计:祝燕君

死 刑 犯(上、下)

(日)加贺乙彦著 包容译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8.625 印张 713 千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5014-1129-8/I·407 定价:  $\frac{(\text{平})27.00 \text{ 元}}{(\text{精})35.00 \text{ 元}}$

印数:(平)0001—2500 套 (精)001—500 套



加賀之彦

## 作者简介

加贺乙彦，日本当代著名作家，战后派文学代表人物。1929年生于东京，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，战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，获医学博士学位。曾任大学教授、精神医学和犯罪心理学专家，现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、日本笔会理事、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。其作品多次获文学大奖。

日本百部佳作翻译会 赞助出版

SUPPORTED BY ASSOCIATION

OF 100 TITLES FROM JAPAN

《死刑犯》(原书名《宣告》)作者:加贺乙彦  
著作权(C)1979年。

日文原版 1979年发行。

中文版版权经日本著作权输出中心获得,  
加贺乙彦认可。

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春天里的暴风雪  
..... ( 1 )
- 第二章 在那边..... (118)
- 第三章 论 恶..... (256)
- 第四章 泪 囊..... (409)
- 第五章 死者之船..... (553)
- 第六章 灿烂的鲜花..... (707)
- 第七章 赤身的人..... (777)

# 第一章 春天里的暴风雪

## 1

铁与石的回响，沉重的手推车走在嵌在水泥地里的铁轨上，那是送饭的车。推车的蓝衣杂役犯，看上去挺不情愿。看守掏出钥匙，从开锁的声音听得出钥匙上有油，生锈的铁门打开了，嘎吱吱地刺耳。

等待这一时刻的人们，立刻动作起来，发出喧闹的声音：脚步声、说话声、特别是水声。洗餐具、用厕所、洗涮，水在屋墙范围之内，哗哗地流着。仿佛那墙里有复杂的内脏，肠液、血液和粘液在里边流动。但是，过了这一阵高潮之后，喧闹逐渐平静下来。人们回到各自的房里，按照个人的安排，度过他们的时光。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下棋，有的埋头完成自愿工作，有的写诗，有的写信，也有的看书。

他家雄把毛毯铺在榻榻米<sup>①</sup>上，把叠

---

① 日本式房间铺用的厚草垫，表面是草席，每块榻榻米的面积不足两平方米。——译注

起的被子当桌子，坐下来。他翻开看了一半的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》，看了几行，为的是重温一下，却提不起兴趣，视线从书上折回来，看不下去。

有一种不祥之兆。好像今天早晨要轮到自已了，他忐忑不安，像风前残烛，只要屋门一开，就会吹灭，一切都完了。

天明时，他做了一个大梦：好像彻夜风狂雨暴。天亮以后，干爽的里院沐浴着阳光，才知是梦。然而，梦往往是现实的先兆。那一次，梦见邻房遭到不幸，后来，果然应验了，他无法保证那暴风雨不是现实的预兆啊。

黑暗的未来，正在悄悄地走近。这样清晰的预感，不比寻常。

他望着窗边，那里有一块榻榻米大的地板，窗下是洗脸池，右边是冲水便器，左边是柜橱。洗脸池搭上木板兼桌子，冲水便器加上盖子就是椅子。柜橱门上是大孔的铁丝网，看得见里边。这些设备在这里是统一的，他早已司空见惯，没有什么新鲜。

但是，现在，他好像在旁观那死者之屋，仿佛有人高声谈论。

“唔，这就是刚才被处刑的楠本他家雄的房间啊，收拾得相当整洁嘛。”

“他有洁癖。”

“吓，有好多辞典呢。是个好学的人啊。天主教大辞典、圣经、基督徒宝鉴。他是个信徒么？可不是，墙上有天主教挂历、圣母玛丽亚像、苦修会修道院的画片。”

“内衣都洗净啦。果然是个干净人。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信，用橡皮圈捆得整整齐齐，还打扫过呢。”

“他也喜欢花儿。郁金香和菊花，插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。”

他们在房里收拾，把他的私物都收拢在一起，拿走了。空荡荡的房间，住过人的痕迹全消失了……

然而，现在，的确有点异样。他定了定神，凝视摆着大辞典和圣经的地方。本来整理得整整齐齐的，现在显然被弄乱了。而且，天

主教挂历也歪斜得不像样子。

每天早上，他一起来就用铅笔把昨天的日期抹掉，今早也抹过，他的禀性驱使他，不摆正东西心里就不舒服；所以，不会把日本的二十六圣殉教者<sup>①</sup>弄得像躺在十字架上午睡似的。

“也许是风吧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“不，风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”另外一个声音说。

“可是，除了我，谁也没来呀。而且，从昨晚到现在也没查过房……”

“肯定有人过来了。”

“到底是谁……”

他依旧站在一旁，望着柜橱上边，他发现圣母子石膏像的位置移动了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摆得整齐的书，凌乱了，文件夹里露出一张美浓纸，大概是谁想按进去，反而弄出褶子。他咋了咋舌，把它抽出来，打印的字在纸的皱褶之间向他嗤笑。

本案驳回上诉。

那是判决书的副本。六年前的一月二十五日，在最高法院第二法庭，下达了这个判决。因为案子到最高法院以后被告不出庭，所以，母亲从法院赶来把结果告诉他。母亲哭泣着，他安慰母亲说不会立刻处刑，他顺从母亲的意愿，马上写了改判申请。第二天，律师并木宙前来说明情况，他才知道法律条文是强大的铁链，已把他紧紧地锁住了。

“是啊，高院的判决就是最高裁决，以你的个人力量是动摇不了的。判决后第十天，死刑自动生效，你就被确定了死刑犯的身分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二十六圣，是日本最早的天主教殉教者。庆长元年(1596)，在丰臣秀吉的镇压之下，于长崎被处磔刑，后被教皇追认为圣人。磔刑，即钉死于木板上。——译注

了。执行的日期，由确定之日起，六个月之内按法务大臣的命令执行。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天，突然就下达命令。不过，可以根据种种理由延期执行。申请恢复上诉权、请求复审、特别上诉、请求大赦等等，能够延期到手续结束。但是……”

律师忽然中断了他的谈话。下边的话，他不听也知道了。即使履行了一切手续，结果也难免执行。

“但是，延期的可能也并非为零，”律师改变了口气，“科学地说。”

一向重视情况和心理的律师，头一次说出科学这个字眼，他看上去似乎有点儿羞怯。他家雄满脸严肃，想要消除律师的笑容。但是，律师依然满脸堆笑，拍拍他家雄的肩膀，亲切地走近，像传递情书似地交给他判决书副本。判决书上只有一行字：

本案驳回上诉。

仅仅一行字，像一柄利剑，斩断了他的命脉。这句话好像在炫耀它那无敌的力量，在他面前讥笑。

“这东西，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呀？”他问自己。

“所以说，有人恶作剧啊。”另一个声音回答。

他拉平美浓纸上的皱褶，将它压在天主教大辞典下，再把圣母子像摆正。他坐下来，阅读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》，很用心地看了几行。虽然说不清是一百万年以前，还是两百万年以前，反正在遥远的古代，地球上已经有和现在大致相同的动物了，狼、狐、鼬、穴熊、鹿、野猪等等。但是，只有人类还没有出现。和现在差不多，现在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居然也找不到人。一点儿也不错，一个人也找不到。果然不错，是那样。人类好像被谁匆忙制造出来，刹那间就出现了，扩散到整个地球上。这种奇怪的生物进行了无数次交配之后，生出了这个我，楠本他家雄。不错，不错，是这样的。人类既然

能在刹那间出现，那么，也会在刹那间消亡。这是他的幻想。人类统统死绝，和二百万年前一样，地球上只剩下动物：狼、狐、鼬、穴熊、鹿和野猪。

“好开心啊！”他大声说着，笑了。想不到一笑就笑得捧腹，连小腹都痉挛了似的，不可收拾。如果不是狱规禁止，他真想在地板上打滚儿。他把后脑勺撞在墙上，头盖骨具有一种弹性，从坚硬的墙上反弹回来。虽然用力过猛骨头可能会碎，但是，他很会掌握，撞到一定程度时眼冒金花，那就是危险的信号。只要那时停止，头部的血液向下流，兴奋也可抑止。他撞了几下，墙那边也用沉重的敲击声回答他，隔壁的河野抗议了。他家雄停止，那边也停止；他开始，那边也开始。反复了一会儿，他想和河野交谈了。

窗子把手上的螺丝松了，不能全打开，铁丝网挡住手，够不着螺丝，他曾两次请求修理，官方却无人理睬。总算打开一道缝儿，从磨砂玻璃的空隙能望见庭院的一部分。一条柏油路穿过枯黄的草坪。风声把人们的闲聊吹进窗内。“3 八步”“4 三角”，<sup>①</sup>邻室的正在下口头棋。有的咒骂看守，有的讲女人，也有的埋怨粗劣的伙食，大笑、喁语……一阵阵传来。

那些聊天的都是集中在四监二楼里的零号区囚犯。收容番号的尾数为零的零号囚犯，在这个拘留所里受到最严密的监视。那里有十几个像他家雄那样死刑确定犯，还有几个确定了无期徒刑等待移往其他监狱的，二十来个一审宣判死刑或无期而上诉的，以及十来个正在接受一审的被告。他们都是杀人犯，有的将要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；有的已经判刑，所以，全被关押在特别牢固的单人牢房里。因此，他们之间只能透过窗子来交谈。

他家雄叫了一声河野，他没有回答。用拳头敲四下作暗号，又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棋，日本人称为将棋。据说传自印度。棋子有王将（玉将）金将、银将、桂将、香车、桂马、飞车、角行。棋盘为纵横各九道线、八十一个步位。——译注

叫了一声。回答了。声音压得很低。那声音使他感觉到对方从三角眼里射出的犀利的目光，他总像是警惕着什么。

“倒也没有什么事，只不过想聊聊。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看书。”

“用功哪，那，过一会儿再说吧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河野好像恩赐似地说。“说说也没关系。说吧。”

“是啊，”他家雄思忖着。人家让他“说吧”，他反而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题了。

“我有句话想问你，”河野用探询的口气说。“你，好像不久以前，见过所长。”

“噢，那件事啊。”他家雄一惊。他对谁也没说过，河野怎么听说啦。他警觉地说：

“不是我找他们，是他们叫我的。太突然了，被他们叫去。”

“嗯，你，说了些什么？”依然是询问的口气。他要问的并不是所长为什么事把他叫去，而是问他说了些什么。河野相信处刑的顺序是根据所长的意志决定的，而且，他推测在零号囚犯当中有奸细，向官方报告死刑犯的动静。

“我在杂志上连载的狱中纪实，写得太露骨了，受到了警告。”

“如果是那么一点儿事，区长提醒你一下就行了，又何必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……”他家雄不说了。他发现一提到所长，附近说话的声音忽然小了，大家都暗地里竖起耳朵听着。言词必须谨慎了。“也许顾忌到限制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会涉及人权问题，所以，所长才亲自出面婉转地和我打个招呼吧。”

“嗯，你到底写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弄不清楚。我一点儿也猜不出来。”

“对方指出来了，具体的地方。”

“一点儿也没说，只是婉转地、含糊地叫我注意。”

“奇怪啦。为那么一点小事把你叫去，奇怪呀。”

“我也觉得蹊跷呢。首先，杂志上发表的原稿是经过信件检查的呀。如果检查过的原稿出了问题，负责信件检查的就要被追究责任。不合逻辑呀。”

“不合逻辑”是河野的口头禅，他家雄故意说了一句。果然，河野的语气里不再带刺了。

“说得有理，那些家伙有些蹊跷。弄不清他们在干什么。不过，当心吧，所长亲自传你，消停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，”他家雄掩饰着内心的不安，大声问道。

“你应该知道啊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算啦，不说那些啦。反正不是让大家高兴的事啊。”

“没关系，告诉我吧。”他家雄故意说得那么干脆，让附近的人都听见。

“所长问没问关在这里的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，只问你自己的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没想到什么？”

“当然想过，我觉得奇怪。”

“这些就够啦。”

他家雄沉默了。河野也沉默了。其他人也随之沉默了。显然，大家都在听他俩的谈话。麻雀在叫，有人在远处打了一个大呵欠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就像狗在远处吠，虽然是出于难堪的倦怠，却像是故意的挑衅。那人是舟本为次郎，是一个被称做“无所作为的阿为”的老人，他常常出其不意地逗人一笑。有三四个人笑起来，其中的一个和为次郎搭讪，大家又闲聊起来。近处的谈话听得很清楚，那是河野邻室的大田的声音。

“真糟糕，今天早上，文鸟不吃食了，像乒乓球儿似地缩成团



儿，打蔫儿啦。”

“听说鸟儿缩成团儿可不好呢，我的小鸟儿也是缩成团儿死的。”河野说。

“拉屎么？人家说要是堵住了可不好。”

“拉没拉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好好检查一下。如果是便秘，用指头能摸出肛门发硬。”

“唉，唉，快死啦。已经不行啦。它一死，我也在劫难逃了。”

“你赶快看它是不是便秘！”河野焦急地说。

“不知道。它要死啦，我有预感，不吉利的预感。”

大田的声音颤抖起来了，那是哭泣的前奏。他平时是一个心宽的人，快活得有些过火，却为一点琐事就哭哭啼啼，被大家当做笑料。

“喂，要哭啦。”有人说时，大田已经哭起来了。周围的人忍不住笑了。为次郎抓住机会，模仿他的哭声。

“捅它也不动啦，死啦。它完啦，我也完啦。”

“我也完啦，”为次郎模仿他。大田接下去说，“唉，死啦。你死，大家都得死啊。”

忽然，从远处的监房里传来大声诵经的声音，片桐开始念经了。他那能把时空填满的声音，摸不清何时开始，也摸不清何时结束，有时只念一分钟，有时一念就是两个钟头，一直念到哑了嗓子。

……光明大千，  
愿我作佛  
过度生死  
靡不解脱……

片桐声如其人，宽宽的下颚向前撅着，眉骨像屋檐似地突出。他只要开始念经，谁也别想制止得住。很久以前，一位新来的看守